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胡愈之
邹韬奋 卷

0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45, 胡愈之、邹韬奋卷/徐俊西主编; 陈福康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321-3782-4

I. ①海… II. ①徐…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③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2589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吕 晨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45

胡愈之 邹韬奋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陈福康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5 字数 363,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82-4/I·2898 定价: 45.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胡愈之

莫斯科印象记	3
辛亥革命与我	78
两斋废话	82
“爱国无罪”案听审记	99
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103
韬奋和他的事业	125
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	131
我所知道的冯雪峰	137
我的回忆	145

邹韬奋

经历	223
开头的话	223

二十年来的经历	225
在香港的经历	334
附录 我的母亲	351
患难余生记	357
第一章 流亡	357
第二章 离渝前的政治形势	385
第三章 进步文化的遭难	410
附录 对国事的呼吁	426
遗嘱	428
编后记	430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434

莫斯科印象记

Al moskvai gekamarado, kivj volonre gastigis, helpadis,
gvidadis min dum mia vizito de la ĉefurbo de tutmanda Proletaro,
mi dediĉas tiun ĉi libreton.

Hujucz^①

序

日本的世界语者秋田雨雀先生于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游俄归来后写了一本《青年苏维埃俄罗斯》。在那书里，他说：

知道苏俄的将来的，便知道了全人类的将来。

苏维埃联邦正在改造的途中，它的将来，还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单就目前说，十月革命却已产生了许多奇迹。而就我所见，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见。

在莫斯科使我最惊奇的，是我所遇见的许多成人，都是小孩

① 世界语：“我谨将这本小书，献给莫斯科的男女同志们，当我访问全世界无产者的首都时，他们志愿地给予我接待、帮助和指导。胡愈之”。——戈宝权译

子：天真，友爱，活泼，勇敢。有些人曲解唯物主义，以为苏维埃的生活是冷酷的、机械的、反人性的。我的所见，恰巧是相反。我在那里是一个生客，但是住了一二天，就觉得个个人是可亲的、坦白的、热情的。

但是想起来这也并不足以惊异。因为苏维埃革命，是以废除掠夺制度、奴隶制度为目的的。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依靠剥削别人或向人求乞而生存；这样成人与孩子间的鸿沟自然是给填平了。

说布尔什维主义是“恨的宗教”的，分明是在说谎。试想国家、种族、阶级、身份的成见除去了以后，再有什么能阻碍人与人的相爱呢？自然，阶级斗争还在猛烈地继续着。但愈是在勇猛的火线里愈显出人类大众的同仇敌忾。雷马克(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成为时下流行读物，不就是因为他所描写的战壕中的 camaraderie^① 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吗？

奴隶打破了锁链以后，奴隶便是大勇者。不然，对于苏联产业改造的超亚美利加^②的速率，便无法解释了。

要是我们的知觉还未完全麻痹了，当着这伟大的创造和这些诚实、勇敢、热烈的创造者的面前我们是不免要面红耳赤的。

为了表示我的惊奇与愧怍，并为了酬答莫斯科的朋友们的礼让与善意，我才写了这一本小书。

本书的目的，也就不过如此。除此外，我劝告读者，对于本书最好不要有什么大奢望。

诚然，现在有许多人，颇想明了苏联的内情。但我这一本小书却不能给他们一个满足。我只是偶然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除了首都以外，占全世界陆地六分之一的苏维埃联邦，我都没有到过。靠了这一点浅薄的经验，想明了苏联及其空前的革命事业的

① 法语，同志爱。——原编者注

② 美国。——原编者注

实迹，那简直是梦想了。（为了使这些关心苏联内情的读者，不至过分地失望，我愿意把本年天津《大公报》所载的“苏联特约通信”^①介绍给他们；虽然这位通信员的观点并不和我相同，但我敢相信在国内关于苏联的新出版物中，这是仅有而比较忠实的一种。）

要是有人想从我这书中，找出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主义。他的失望一定是更大了。因为观念和主义是为了别种目的用的。我并没有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写这本书，这是很明白的事。也许竟有人截取了我的文字的片段，去回护他自己的观念主义，或攻击别人的观念主义，那么，只好由他们去胡缠，我哪里理会得这许多。

著者 一九三一·七·二八于上海

跨进普罗之国

从巴黎开来的国际列车，通过波兰境内最末一个车站后，便鸣着悠长的汽笛，放低了速度开行。不上一会儿，已到了苏联边境。这样地旅客便从白色的法西斯国家，跨进了赤色的苏维埃国家，可是并不曾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从车窗向外探望，只见路轨的两旁，有两列的红军放着步哨。这些哨兵都披着黄色皮大氅，臂上和帽上缀着红星章，枪上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个个全是雄纠纠，顶呱呱。他们，他们原来是世界第一个无产国家的前线的守卫卒，他们要防御全世界的布尔乔亚国家的袭击，自然格外要耀武扬威，才见得普罗国家是不可轻侮的。

进了俄国边境，车便在奈戈莱罗亚(Negoreloe)车站停下。旅客照例在这里检验护照行李，随后换车开往莫斯科。从西欧第一次到俄国的旅客，对于入境检查，都不免有戒心。但就我个人的经验，入俄境的检查并不比法、德、英、比等国入境检查更麻烦。俄

^① 曹谷冰：《苏俄视察记》。——原编者注

国的检查员，对旅客很和气，不像别国税关吏那样地板起面孔。下车的中国人，除我以外，有两个青田小商人。我们的行李只约略看了一眼，并不留难。只有我们旁边一个日本人，像大学教授的模样，带的箱笼很多，却一件件地细细检查过，连随带的德文画报和日记册都一页一页地翻阅过。税关内部的布置，和别国税关并没有什么差异，所不同的就是壁上满贴着赤色的标语，此外还有赤色救济会的招待所。在车站上最觉得可异的，是站上办事人员的从容不迫的态度。站内的搬运夫替客人提行李，老是慢吞吞地走着，客人催促着，他也不理会。检查员也是如此。绝不像在别国车站所见的那样匆忙紧张。有人说这是斯拉夫民族的习性，所以如果你只到了俄国的车站，你便不能相信，他们是在厉行五年的工业化计划，是在用着所谓“布尔什维的速度”，追赶美国的生产阶段呢。

两个“老乡”

午后七点半，旅客都上了车。这车是直达满洲里的。三等车的设备很不坏，四个人占一小间，每人各占一铺位，比头等车厢差，只是没有软椅垫。每一辆车内部都有冷热自来水管。有一间是茶房住的。茶房的一小间内，便悬挂着五年计划的图表，五年内全国造几条铁道，运货和乘客的数目逐年增加多少，全列在表上。据说车上的茶房都必须把这些图表数目字记熟。

车到了明斯克(Minsk)上来了两个“老乡”(侨欧华工称同国人叫“老乡”)。闲着没有事，便找他们谈天。一个“老乡”是浙江青田人，在明斯克工厂作工，一个是山东人，佩着一枚绚烂的红军勋章，他是在俄国内战时加入红军去上阵，而且立过军功的。我为好奇心所驱，便和这位红军的“老乡”交换了以下的谈话：

“你老在俄国住的很久了罢。”

“不久，也不过十多年。”

“初来俄国时干什么？”

“来做工的。后来就帮他们打仗。”

“现在干什么？”

“还不照旧是赶伙儿。”

“生活不坏罢。”

“过得去就是。在这里混着不会有什么出息。不像你老做的发财生意。”

“笑话了。我是当学生的，还拿了家里的钱来花，不像你们是劳动的。你们现在每月能赚的多少？”

“马马虎虎。我资格老些，每月关饷，是二百块俄洋，他（指青田人）是一百多块。”

“二百块俄洋，照这里的兑换价，就合上中国洋四百元，不算坏了。”

“那还不是一手来，一手去吗？在这里花费太多，不会发财的。”

“你们都有了家室吗？”

“都有了俄国女人，但哪里能算得家室，玩一玩就是了。”

“有多少华工在这里？”

“不大清楚，大概总有二三千人。你到莫斯科时可以看到。”

“你对于这里的情形，很满意吗？”

“别的倒也没什么。就是不能寄钱回老家。俄国洋是不许带出去的。即使私带了出去，到哈尔滨，俄国洋便换不到钱。”

“你不是已成了苏维埃的人民吗？还要寄钱回国干什么？”

“中国人总是中国人。”

接着他们两人便交谈着，谈的话是一种“切头”，大约是关于一种秘密买卖的，我不大懂得。他们似乎不愿意和我长谈，所以我就停止谈话了。后来我知道在俄的华工生活都不坏，只是个个都不满意，就因为无法寄钱回家去。凡是到国外的，都知道中国工人永不会忘却“老家”，攒下了钱总要往国内寄。甚至在国外住下了几十年，娶了洋太太，生了孩子，他们仍不会丢弃“老家”，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衣锦归故乡，是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所以欧洲人

到美国做工去，便成了美国人，到非洲经商去，便成了非洲人，和本国再不会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却不然，到南洋、美洲去殖民的，住在外国已隔着几代，仍然要把在国外辛苦储积的钱，整千整万地向国内寄去。有些人要以为这是中国民族的特长。但中国人到处被人憎厌，也正因为拘守着这农业社会所遗留的乡土观念、家庭观念牢不可破的缘故。甚至在无产者的国家里，种族的与国别的歧视已经是完全消灭了（这一点在俄国可以完全相信。俄国人不但不歧视有色人种，而且看得比自国人更亲切，因为他们是同情于弱小民族的），中国工人却依旧顽固地保守着他们的观念形态。他们虽然已成了解放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却仍保持着数千年来农业家族社会的原始头脑，革命与阶级斗争，他们全然不会了解。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莫斯科车站

清早醒来，车已快到莫斯科了。铁路两旁渐渐看见许多建筑房屋的木架。到了莫斯科近郊，在建筑中的房屋愈多，有的是在建造工厂，有的是盖着工人住所。大概是五年计划的建筑设计的一部分罢。除了这些已落成未落成的新建筑以外，到处便只是一片冰雪。我来是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莫斯科乃至俄罗斯的北部，整个埋葬在白雪底下。早晨的微弱的阳光，从雪地上面反射，闪耀着眼目，风景却是梦想不到的美丽。

在我将从巴黎出发以前，很早我就想了种种方法，请求驻在巴黎的苏联总领事，准许我在莫斯科停留一星期。巴黎领事署说是作不得主，便替我拍电去问莫斯科政府，可是莫斯科的复电只准许通过，却不许停留。所以我只办了个过境护照，在莫斯科下车停顿是早已绝了望的。不过从俄国西境到西伯利亚的列车，照例要在莫斯科停车八小时。我想利用这非常宝贵的八小时，看看赤都的大概情形，所以在出发以前，就写了几封信给莫斯科的世界语同

志。在以前我并没有和俄国的世界语同志通过信。这次我是从工人世界语的团体的年鉴中，随便找出几个地址，寄信去，告知我到莫斯科的日期。果然，正如我的预期，车进了莫斯科站时，远远已看见两个女同志手挥着小绿星旗^①在迎接着。一位是在中央邮政局工作的 R 女同志，另一位是在她的同部练习工作的少女。下了车，进了车站，又有两位，N 与 L 同志（请读者勿生误会：对于苏维埃人民如称“先生”或“女士”，便是一种不能饶恕的侮辱，所以我在本文里，只好依着他们的习惯，称为“同志”或“女同志”，虽然俄文的 *Tovarisch*，世界语的 *Kamarado*，译作“同志”是很不确切的。）也在等候着。异国的世界语同志，初次见面时，照例是和见了家里人一般的亲切。中国人讲着世界语来到苏联的更是不常有。所以他们见了我也就和我见了他们一样的欣喜。R 女同志便问我在莫斯科能住几时，我说午后就要动身走。他们都说，在这里只停七八个钟头是看不到什么的，如要看看，至少也得住上十天五天。我就说了因护照办不成虽想停留而亦不能停留的原委。于是 N 同志与 R 女同志提议和我同去向莫斯科当局交涉，会得到停留的准许也未可知。我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机会，自然是接受他们的提议了。

他们也不很熟悉请求停留的手续应该怎么办。于是先引导了我到车站内 O. G. P. U. ^② 的办公室里去询问。一听到了 O. G. P. U. 这名称，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不是在西欧一般人所称为神出鬼没、狡诈残酷的苏俄政治警察机关吗？可是一到了那里，我便大为失望。O. G. P. U. 的办公室，原来是空空的，中间只有一张破旧的长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机，几本破烂簿册。桌旁坐着一个着黑色制服、腰系手枪的人，正在低着头写字。我们进去后，那人就起立招呼。N 同志代我说了原委，那人就打了几个电话，随后向我们说，应该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去交涉。于是我们便辞了出来。假使在西欧，

① 世界语的旗帜。——原编者注

②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英文译名的缩写。——原编者注

有人知道我曾去过莫斯科的 O. G. P. U.，他们不会相信我还能生还的！

奇 景

出了车站，在车站门前的广场上，我便看到了奇景。

因为这时候正是冬日，一岁中最寒冷的季节。冬日的莫斯科真有着生长在温带、热带的人们所梦想不到的奇景哩！这是一片银世界。大地整个的被白雪笼罩着。建筑物和电杆木都披着缟素。飘扬在车站顶上的赤帜，交叉在广场上的红色标语带，格外显出些威风。微弱的太阳光照在雪地上，柳絮一般的雪花却在空中飞舞。这是可惊的美丽的景物，是风景画家所不易找得的题材。据说莫斯科过了十一月后直到三月为止，几乎天天飞着雪花，但也天天见着太阳。生活在西欧的人，冬日被昏黑的雾气包围着，不易见到日光。生活在南部的人，又整年是烈日当空。在这里的冬日，却有着和别处全然不同的景色。

冷可是冷极了。温度总是在零下二十到三十度。在街上是不能驻足的，因为朔风吹来，是刺刀样的尖利。街上的人们都披着茸茸的皮大衣，除了面部以外全用皮毛紧紧地裹着，脚上都着了胶皮的靴套。有了这些御寒的工具，也还是冷到不可忍耐。可是空气却很清冽，使人精神格外地振作。

R 女同志和我说：这几天莫斯科正在举行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二十五周年纪念。二十五年以前的今日，天气也是和现在一般严寒，当时莫斯科罢工工人，和军警对抗，在露天死守到二十四小时，全不退缩。革命的热情，竟把寒冷冲散了。还有那年列宁去世，恰巧也在这最寒冷的时节。莫斯科几十万的民众，都去向列宁的遗体行最后的敬礼。因为人太多，许多人要在露天站立十余小时，方才能够挤到列宁的身旁。R 女同志是亲自看到的。当时满街站着的人，都已兴奋到忘却寒冷了。

电车上的斗争

我们在广场上搭了电车，去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城内公共交通只有三种车辆。第一是汽车，价很贵而且车很少，不易雇得。第二是在雪地上拖着的马车，因为没有车篷，坐着很冷，所以大多是载货的，很少载人。第三种是电车，却是稳快低廉。票价是划一的，在市内无论远近，买一张十个铜子的票就行了。但因为电车几乎是市内公共交通的唯一工具（听说莫斯科当局今年已决定建造地底铁道，以便市内交通），所以乘坐的人却异乎寻常的拥挤。我们在上海坐电车往往觉得太挤，但比起莫斯科的电车来，却要算是非常宽敞了。在每一个电车停车处，至少总有五六十人，在等候上车。按照规则，电车只准在车尾上车，在车头下车。但车内总是挤的水泄不通的。你一上了车，必须拼命向前挤过去。挤到了车头，你方能下车，否则车过了站，你还是不能下来。第一回坐电车，我全无经验。上车时我请 R 女同志先上去：因为照着西欧的习惯应如此的。但略略推让了一下，后面的人已挤上去，车开动了，我们都不能上去。等到第二次车来时，才一齐挤上，L 同志率领着向车头进攻，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到了车头，不久便到目的地，从人丛中挤下车来。

R 女同志便笑着说：“你明白了罢。这便是我们这里的生活。我们这里，生活就是继续不断的斗争。你坐着电车便可以看出我们的斗争的精神。无产者只有向前斗争，决不能向后退让的。如不走向前，你便落伍了。”

莫斯科苏维埃

我们到了莫斯科苏维埃，这是莫斯科的市政府，全市的地方行政事务，全在这里办。关于外人入境出境的护照签字，在这里另设

着一个专部。苏维埃的房屋很老旧，大概是从前官署改的。入口处有两个卫兵，但对一切往来的人全不查问。我们在门口脱下了大衣存放着，就到了楼上办公处。办公处的布置，和平常银行的柜台相似，分着几个窗口，分别办事。一切情形和我们在英、法的市政厅所见的差不多。只是柜台内坐着办公的，女职员较多，态度和蔼，少一些官场气。在办护照签字的那一部分，我遇见了两个中国工人，也在办出境护照的交涉。

我的同伴，代我向办事人问了一下，方知是应该向一位主任请求。于是，我们进了另一间屋子，去见那部分的主任。L同志等便向他说了许多话，表明来意。那人起初还不肯，后来伴我去的人，再三和他交涉。我全不懂他们的话，大约是说莫斯科世界语会要请我演讲，所以非停留不可。后来那人把我的护照留下，我们便兴辞而出。

出门时 R 女同志很高兴地向我说：

“好了，好了，现在你已得到在莫斯科停留七天的准许了。”

D 同志的家庭

出了莫斯科苏维埃以后，我们便分了道路：R 女同志去火车站，代我取回行李，并退回卧车票价。N 同志陪伴着我，去会见苏联世界语同盟的总书记 D 同志，并商量食宿等事。

D 同志是工程师出身，共产党党员，有一个时期，曾任过政府要职。现在是担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工业报主笔，V. O. K. S.（对外文化联络会）的委员。他又是个世界语运动的先辈，在欧战以前，他已是一个著名的世界语学者。革命以后，世界语得为现政府所重视，有不少地方是依靠了他的力量。目前他是全俄世界语运动的领导者。但因为他和国际工人世界语会领袖（法人）个人意见冲突的缘故，致使苏联世界语运动与国际工人世界语运动中间，发生了裂痕。到了最近，普罗的国际世界语组织，也和国际工人体育